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十二

闕澤儒學桓榮帝師

吳志闕澤字德潤究覽羣籍兼通歷數孫權拜爲太子太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後漢桓榮字春卿少習歐陽尚書世祖時爲太子太傅後拜爲太常顯宗卽位尊以師禮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苟奪鳳池岑憂中書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以公曾守尚書令公曾久在中
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賀之公曾曰奪
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唐岑文本字景仁太宗時
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
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執刀孫婢讀書鄭奴

蜀志先主爲荊州牧孫權稍畏之以妹妻先主妹才
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
主每入中心常凜凜 世說鄭元家奴婢讀書元常
使一婢不稱旨將捷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着泥
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望

逢彼之怒

誠子如龍願兒師徐

後漢馬援字文淵爲伏波將軍初兄子嚴敦並喜譏
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
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
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憂樂人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訖今季良尙未可知是以不願
子孫效也

魏志王昶字文舒明帝時爲揚烈嘗爲

書誠其子及其兄子曰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
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
人洪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
忽之如草吾所以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
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其道是務其
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
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
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
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
恕推遜恭謙處不避淖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
之願兒子遵之

奕琛二方諸葛三國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尙書郎會罷秦王
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
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
乎終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
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
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三國時諸葛
瑾仕吳弟亮仕蜀俱有功從弟誕仕魏後以兵反見
誅時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以此定其優劣云
陸遜調度荀攸策

吳志陸遜字伯言時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孫權命

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與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
欲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備是猾虜
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佳已久
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
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

慙恚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
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其名召與語大說曰公
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
師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太祖
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評曰荀
攸素來筭無遺策其良平之亞歟

昭悲失屢犯哭棄席

賈誼書曰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失屢履已行

三十步而還取之左右口何惜此王曰楚國雖貧豈
愛一跣屨哉悲不與之俱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
棄者 雜記晉文公至河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
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哀

翟公交情孟嘗好客

史記太史公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
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題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田文齊封爲孟嘗君食客
數千人及見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其相位孟嘗君
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客見文一日廢

皆背去莫顧文者今復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馮
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願君遇客如
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

優孟諷諫那律直言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
有愛馬死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聽優孟
請以人君禮葬之彫玉爲棺文梓爲槨廟食太宰奉
以萬戶之邑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奈何優孟曰請以六畜葬
之以壙竈爲槨銅鬲爲棺葬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
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勝賜於是王乃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唐儒學傳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耶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荀息諫晉子瑜諭權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于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轉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卽其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靈公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執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之鄰國謀議將興兵矣公乃壞臺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爲孫權長史轉中司馬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功愕微見風

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後官至大將軍

周顒葵蓼師正松泉

南史周顒爲齊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後爲始興王前軍咨議直侍殿省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唐隱逸傳潘師正爲道士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年九十八卒

王言除劉張請誅安

晉記劉元海匈奴人齊王攸見之言於武帝曰陛下
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
渾爲君王保明之至惠帝時元海果爲亂僭位遂號
前趙唐張九齡開元中爲相時安祿山初以范陽
偏校人奏氣驕蹇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鷄也及祿
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
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
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赦之後祿山果爲亂帝在蜀
思九齡爲泣下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按晉
王衍見石勒亦曰此胡鷄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

會勒已去後勒果反

劉疇吹笳越石清嘯

晉劉疇字王喬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泣去 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淒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懷土向曉復吹賊弃圍而走

兄弟禍難父子忠孝

南史孝義傳劉渢字處和爲齊始安王遙光諮議後求出爲丹陽丞東昏時遙光慮見殺遂舉事召渢又

召驍騎將軍垣歷生與颯俱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不見納及遙光敗颯靜坐圍弟縑爲度支郎亦
奔亡遇颯仍不復官去颯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
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
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嗣
聞之嘆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晉卞壺字望
之時蘇峻起兵進攻青溪壺與諸軍拒擊不能禁賊
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戰遂
死之二子眈眈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眈母裴
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翟
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文忠孝之道萃於一

門

朱伺接鋌敬德奪稍

晉朱伺字仲文爲廣威將軍時鄭攀馬攜等來攻壘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旣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也唐尉遲敬德善戰能避稍每單騎入賊雖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太宗常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寇賈相解周程不校

後漢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爲耻還過潁川曰令見恂必手劍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反而去 周瑜程普皆爲吳孫權將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自敬服

紫芝眉宇季真風流

唐元德秀字紫芝質厚少緣飾爲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緡駕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喫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